



雙城記

何冀平

房子會說話

喜歡上海的房子，像香港、像倫敦，都有故事。

愛丁頓公寓改名常德公寓，真沒趣，街道的名字和人名一樣，雖是符號，卻是記憶，不磨滅的世世代代的記憶。香港回歸，保留了香港所有街道的名字，即使「王子」、「公子」、「皇后」、「公爵」一字不改，真是英明。話說回來，名字雖然改了，改不了這座當年張愛玲和姑姑住過的、留下香痕的住所，張愛玲的文字裏有許多關於這所房子的描寫，她曾說，公寓是最理想的逃世地方，門一關，在陽台上換衣服，也沒人看見。可她躲進香閨還是逃不了世，胡蘭成就是在這裏，用一張塞在門底下的紙條，打開正是年華的張愛玲深藏的情鎖，開始一段孽緣之戀。上海人和來到上海的人，都要前來探訪常德公寓，想看看胡蘭成說的「華貴到讓人不安」的張愛玲的閨房。我站在公寓對面，公寓早已設防，大門緊鎖，不是住在裏面的人誰也進不去。抬頭看着張愛玲照過相的，那古老的圓角式陽台，想像她瞭望過的曾經的上海。

小車開進一個幾乎進不出去的窄巷，還以為司機走錯路，突然間眼前豁然開朗，一片蔥綠的草地和一座洋樓。這棟樓，是日偽

時期大特務頭子周佛海的公館。一座華美的中西式建築，深藏在小巷之中，符合特務的隱蔽心理。這裏現在是上海歌舞劇院。橡木大門足有兩個半人高，粗大的黃銅鎖，門上雕着一個特別圖案，是家徽、是密碼，還是暗喻，很神秘，連現在的主人，帶我參觀的歌舞劇院方也不知道。打開大門內有乾坤，我一問間地看，劇院總監的房也為我打開，這裏曾是周佛海的書房。樂曲在深宅大院中蕩漾，意大利導演正在指揮歌劇團演練新歌剧，歌聲迴盪在古宅中久久遺留不散。看着綠草如茵，古舊的小木屋，院中3棵兩百年的梧桐樹，它們在想什麼，想和我說什麼？

上海滬劇院，位於上海西區汾陽路150號的一棟白色建築，有一百多年歷史的法國文藝復興風格的花園洋房，是意大利建築師鄧達智留在上海50多處作品之一，是為法籍冒險家司比爾門修建的私家宅第，後來成了白崇禧的官邸，因為是白色，主人又姓白，人們稱它「白公館」。上海滬劇院幾年前遷到此處，在修繕整治後的花園上演沉浸式的滬劇演唱。身着旗袍的滬劇演員，緩緩走下旋轉樓梯，身後伴奏的樂隊坐落在門廊之中，洋房內寬敞的空間是小劇場。有一日白先勇來到上海，再看到他幼年時的家，不知做何感想。



此山中

鄧達智

放棄緬甸之旅的無奈

緬甸本來充滿旅遊資源，環球疫情爆發稍為平息，被隔離超過起碼一年半以上的全球旅客大概急不及待，四出走走……

無奈緬甸時局混亂，只好將這個目的地暫時放棄。

我們原本在2020年4月訂好機票，經曼谷飛往緬甸首都仰光，為期三星期。仰光之外，擁擠三千佛塔佛寺的聖地Bagan，舊都Mandalay，湖光山影水國Inle湖，都是筆者曾經去過且毫不厭倦的風景。

可惜2020年出發之前，疫情爆發，出入香港都有困難，只好放棄旅程！

2022年年底之前，疫情稍為收斂，大家蠢蠢欲動。隨後十多個月，筆者不斷外遊，海外或內地，也不下十多次，不少工作計劃只好先按下，待旅遊心滿意足才重新將工作啟動。

2020年三四月間，原本訂好先去柬埔寨，然後緬甸。2023年聖誕節，跑了一趟非常滿意的為期三周的柬埔寨旅程。

差不多一年前，也訂好農曆年近三個月往返緬甸的緬甸行程，可惜過去一年多，緬甸亂局的消息不斷傳出，內地甚至推出票房收入極高的相關電影，看過電影，誰人不會心有餘悸？

跟同伴商量，不如暫時取消旅程，待當地亂局平定之後才再出發；同伴卻十分期待這趟一再被取消的緬甸之旅……

在下道理：旅行，純粹怡情養性，何必將自己投入危險的境況？

只好按電話到仰光，問津當地土生土長的華僑朋友。對方聽到在下陳述，不禁嘆氣：我們家及至親家人在這裏，不能不回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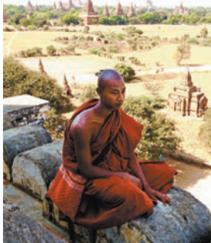
你們不過遊玩而已，有需要冒這個險嗎？

就是首都仰光，也不太平，如無必要，人人晚上足不出戶，街坊街里定期開會，遇難守望相助，情況着實緊張，你們還是明智地更改行程，留待時局穩定才再來緬甸吧……

如此一盆至理名言冷水照頭淋，同伴只好放棄堅持，將原意順勢調整，本來已訂好機票往返皆經曼谷，就利用曼谷作中途站，不飛仰光，飛泰北清邁，再駕車前往再北的清萊。

筆者落筆之處，比清萊更北，是靠近金三角的邊境茶山旅舍。

曾幾何時談起三不管的金三角，誰人不色變？近年情況相信比較安定，誰想到放棄緬甸之旅，最終還是前來靠近緬甸的邊境地區，真是天意！



抱擁三千佛塔佛寺的Bagan，是旅遊緬甸首選目的地！ 作者供圖



蘇式生活

余宜發

維繫夫妻關係最好的方法

其實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很奇妙，不論是情侶或夫婦，就算認識一位朋友，可能各自都要用一點方法去維繫彼此之間的友情。

最近看了一個節目講及關於夫婦之間如何維繫一段好的關係，很想在這裏跟你們分享。節目內容講到，各個研究發現，夫妻一起「吃晚餐」還是一起「追劇」最能增進感情？有人認為應該是追劇最能增進感情，吃晚餐覺得太理所當然了。訪問中一對夫婦說：「前一陣子我們在家都會追劇，習慣吃過晚餐之後，我們外出做完運動回家，就想追看某套電視劇集，當一起快看完整套劇集了，便會找其它劇集看，但發現之後找不到好劇就不看，結果，我老公覺得我們夫妻感情產生了裂痕，真心覺得關係有點差。」有一研究指出，喜歡看連續劇的人活得比較久，那同樣是可以增進夫妻感情的方法，皆因大家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吃晚餐即使一起吃，但在吃的時候可能一個在滑手機，一個在看書，完全沒有互動，所以是低品質的陪伴，這都是研究出來的結論。而訪問中的太太說：「如果大家一起看電視劇集的話，有時候他喊我又會喊，又會拿紙巾給老公，就有互動可能；有時看到男主角很帥，然後怎麼辦好，就當每個男主角都是我老公。」

其實夫妻不一定在同一個生活圈或者同樣的工作場地，因為大家認識的人可能都有不相同，但回到家之後，如果有一些共同性的娛樂，反而可以讓你看多些話題，一起聊天，談談共同的點滴，甚至能夠一起好好坐着，享受一個溫馨及共同打發時間的一個夜晚，所以如果夫妻之間想要增進感情，有一個追劇的習慣，其實也是很不錯的選擇。

不過，如果一對夫婦或情侶不太喜歡追劇的話，只要大家有共同的生活情趣同樣可以增進感情。就如我認識有一對親戚朋友夫婦，他們熱愛打高爾夫球，因為他們的年紀也有一點大，所以不用工作，久不久便會到內地打球，看到他們經常分享在內地打球的情況及品嘗美味的食物，已經覺得他們感情非常要好。



百家廊

若荷

炸年菜

故鄉人過年，家家都有個習慣，每到臘月二十八這天會炸年菜。年菜種類繁多，有肉食、有腥味和素食，唯獨炸年菜被認為是圓滿的，因為它被視為年節大席上的最後一道菜，而且必須是摻了幾個經過油鍋炸製的「喜丸子」。通過這種方式，人們辭舊歲，迎接新年，表示新的一年開始。

歷史上，炸年菜起源於春節，也用於春節，最早可追溯到明清時期。在春節期間，人們炸製一些特製的年菜，用以慶祝新年的到來。材料以麵粉、雞、肉、魚、蛋、乾菜為主。把連骨帶肉的雞塊切好，用鹽稍作醃製，將爐火燒旺，把倒滿油的大鍋架上熬至油熱，再把瀝乾水分的雞肉一塊塊夾進去，經油滾翻炸，肉塊熟了，留作更精緻的年菜加工之用。

魚片和肉段的炸製也是按照同樣的方法來製作，不同的是魚塊鮮嫩，不耐炸，下鍋時間不需太長，而且炸魚片是要裹麵粉的。將剝好的魚瀝乾水，撒上面粉，攪拌均勻，然後放入油鍋中炸至外皮香脆。炸肉菜通常使用瘦肉和肥肉，兩種肉均切成條，用事先調好的麵糊進行裹漿，炸製好的肉條叫酥肉。

剩下的炸菜方為「菜」。我以為大凡「菜」，應該是蘿蔔白菜之類。蘿蔔白菜是我幼時冬天常見的菜，百姓們叫做家常菜。偶爾能買到芹菜、菠菜，都當寶貝似的納入年夜飯的菜譜裏。比如芹菜，鄰居們叫它們水芹。冬天的水多嬌實啊，放在家裏，一不小心就變成冰溜子了，何況種在地裏。在那個年代，能在寒冬和季節裏暖着一畦水芹，不知這個種菜的人，得有怎樣高超的技藝。

炸年菜裏的「菜」，我們用扁豆，即眉豆。秋天裏，扁豆棵像瀑布一樣垂掛在牆頭，母親摘下那些嫩綠色的扁豆，去掉多餘的筋，用沸水煮熟，撈出曬乾儲存起來，當作冬天的乾菜，以備冬天青菜的不足。曬乾的扁豆要加溫水泡開，臘月二十八早上炸年菜，臘月二十七就得泡上。炸菜時將它放在最後，等炸完雞、魚、肉這些耐炸的年菜後，再去炸藕合、蘿蔔丸子以及扁豆。麵糊調得愈是適中，裹漿的扁豆愈是形狀飽滿。藕在冬天常見，不稀奇。它們是塘中之物，田田荷下的根塊。它們秋天凋零，冬天才被挖了出來。我小時候不喜歡吃炒藕，卻愛吃炸藕合。我母親愛把炸好的蘿蔔丸子放水裏煮，開鍋後撒適量的鹽、蔥花和芫荽末，再水沸後停火，上面漂着一層誘人的油花，味道甚美。

我們這裏的蘿蔔丸子很有名，最有名的是常路鎮裏一戶人家，丸子做得特別好，他們祖上在清朝時就開店賣丸子，有自己的製作秘方。入冬後，如果有人去那個鎮子上辦事或拜訪，都會到那家店喝一碗丸子湯，再加上一些鹽水煮熟的花生和一撮小鹹菜，一碗湯下肚後，在大冬天裏頭冒汗，那叫一個舒適。

我母親自幼上學，沒有做過家務活，儲存乾菜之類的工作，都是跟着鄰家嬸孀學的。母親幼時生活在一個大家庭裏，一個大宅子住着十幾口人。這個家庭裏的男人都會木匠活，不管什麼年景都有點進項，不愁吃穿。但在這樣的家庭裏，母親並沒學到多少家務活，倒是我父親，煎、炸、炒樣樣會。臘月二十八這天炸年菜，就是由我父親掌廚的，

他指揮，我和二姐做，累並快樂着。

除了準備餐桌上的年菜，臘月二十八還要準備孩子們的零食點心。那年我十多歲，也算是個孩子吧，一邊幫父親炸年菜，一邊盼望着多炸點麻花兒、花生米之類。麻花香甜可口，花生米可帶在身上，邊玩邊吃。玩的遊戲是跳房子，雙腳跳、單腳跳不用手來配合，挎包裏的花生米也不會被小手拿離。

臘月二十八亦是我們這裏的年集，一眼不見，母親就出去到集上買了幾十個雞蛋，炸麻花的麵團是用打碎的蛋汁和成的，散滑的麵粉被金黃色蛋汁浸透成麵團，被母親的雙手揉搓出油性。麻花是一種傳統的小吃食，通常在春節期間或其他節日時製作。它是由麵粉、白糖、油等原料製成的，經過揉搓、擀皮、刀切和編製，放入油鍋中炸至金黃色即可，很得孩子們喜愛。炸年菜有很多種，製作的過程耗時費力，手巧的人才在炸年菜時捎帶着做幾樣小吃食。更巧的人會做出如花生酥和芝麻糖之類，這些點心口感香甜酥脆，通常是年節裏長輩們給孩子準備的小食品，寓意着孩子們在新的一年裏健康成長，生活幸福甜蜜。

時至今日，炸年菜仍是春節必備之菜。而今炸年菜不但包括了傳統的製作方式，還有更多創新食材和工藝。無論是傳統還是現代的年菜，都承載着人們對新年美好生活的祝福和期待。喜歡聽老人們唱這樣一首歌謠：「炸年菜，炸年菜，金黃酥脆迎春來。豬肉鮮香鹹中帶，幸福生活樂開懷。」無論生活貧窮還是富有，這首歌謠在炸年菜的時候唱出來，就讓人覺得親情滿溢，幸福溫馨。



冬陽天地

梁冬陽醫生

新年

今日很多行業都開市啦，我也度過一個難得的新年假期。

年輕時的春節假期因為要每3天一次當值，春節的假期總有兩天要在醫院度過，又或者去旅行，總是匆匆忙忙，前兩年因為疫情不敢出外，只是留在家裏，今年的特別之處是在香港真正享受幾天休假的假期又是另一番感受：久違了的逛花市，我已有十幾年沒有去了。隨着人流，逛着那熟悉的地方看着身邊的兒女，他們小時候我拖着他們，生怕在人群中走散，拖着抱着，讓他們騎馬看馬看得高些遠些，今天他們帶着另一半總是伴着我，雖然只是隨便逛逛，在附近食碗糖水，但我已經甜到入心了。

看煙花表演，當年1歲多的女兒去看煙花無瓦遮頭，一定要站在屋簷下才肯看，如今飛天遁地上山下海，有時我會問這就是當年那個他們穿着校服去上學的小人魚嗎？

年初一除了去長輩家拜年之外，我們喜歡去山頂行大運。以前同我的祖父母、父母一齊行，現在我添加了孩子們，山頂看見美麗的維多利亞海港，看到一張張歡笑的臉，想起以前的點點滴滴，我實在太愛這片土地，經歷過新冠疫情市面上的那一片蕭條，經過特區政府的努力，看到今日的維多利亞港兩岸人山人海卻井井有條，大家將那些不開心的事拋諸腦後，希望不久香港能夠再見輝煌。



普天同慶春節。 作者供圖



細說星光

叢仁

祝行運「朱一龍」

央視春晚每年都帶來不少亮點與話題，今年自然也不例外，從前看春晚，主要是看看製作組的創作理念和內地製作技術的進步，近年看春晚，已多了追星的部分，這當然是拜香港媒體多播了內地劇，香港觀眾對內地演員愈來愈熟悉所賜。

春晚開場用胡歌、唐嫣打頭陣，相信大家早已預計，接下來用了陳偉霆、王凱和朱一龍（見圖）唱《嘿少年》，相信也是和他們今年的演藝成績優秀有關，王凱的《大江大河3》、陳偉霆的《照亮你》和朱一龍的電影《消失的她》，口碑和收視都有目共睹，內地熱捧也是理所當然，能登春晚的台一點也不意外，這幾套作品都在香港播出過，相信也給香港觀眾留下了深刻印象。

新正頭習俗總離不開要講講意頭話、拜拜年，我也來為大家拜個年，祝大家行運「朱一龍」，寓意豬籠入水，不單要做龍，還要像朱一龍，做一線的龍！到底朱一龍是否內地一線演員，可能大家有不同看法，他算早出道，今年不過35歲的他，已拍過很多套電影和電視劇，但真正進入了我眼球的，就只是從《叛逆者》開始，我甚至沒有看過他奪得金雞獎最佳男主角的《人生大事》，也許《人生大事》屬於文藝品種，在市場上流量不如其他商業電影吧！直到《消失的她》，朱一龍終於能演到一套有質量的商業電影，他的名字便完全被肯定下來。

朱一龍在熒幕下給人印象正派，也常支持公益活動，例如擔任世界自然基金(WWF)全球大使，並長期參與關注生態環境保護的活動；同時亦積極關注貧困兒童、聽障兒童、自闭症兒童，及其他社會公益，並身體力行多次捐款捐物。在熒幕上，他多次飾演主旋律電影的重要角色，如《1921》的周恩來、《我和我的祖國》的宋月強，方方面面都是個好好先生，這也是目前在內地當一線的品和質。

對於朱一龍，他的長相與梁朝偉（偉仔）相似也成為一時佳話，經常被劇迷拿來品評，朱在拍《人生大事》時的那個造型，實在與偉仔有幾分似，從那開始，除了吳軒軒以外，朱一龍便成為梁朝偉三號，如果讓3位一起拍串燒3兄弟，未知會否有投資者呢？近期如未有他的新劇推出，不妨看看他主演的新片《峰爆》，是2021年出品的災難劇情電影。



演藝蝶影

小蝶

人人都想財神到

每逢過農曆新年，我們都會聽到很多賀年歌。無論是打開電視或收音機，一首首的賀年歌都會不斷地傳進耳畔。即使你不懂得歌詞，也一定對它們的樂曲耳熟能詳，曉得哼上一兩句。

可能有些人覺得這些賀年歌的音樂與現時的流行曲的風格相距甚遠，像古裝片的歌曲似的，不再合時宜。可是，由於香港近年的粵語流行曲再沒有小調作品出現，在過年時再次聽到以絲竹鑼鼓演奏的中樂聲，反而覺得清新脫俗，悅耳悠揚。

談起賀年歌，填詞人黎彼得在最近的訪問中談他創作的賀年歌《財神到》。《財神到》就是許冠傑的「財神到，財神到，好心得好報；財神話，財神話，搵錢依正路。」每逢過農曆年時，電視台和電台都會播放它，舞台表演者都愛演唱它，相信沒有人會沒聽過。

《財神到》是黎彼得與許冠傑於1978年共

同創作的賀年歌，前者填詞，後者作曲。二人當年創作此曲當然是為了作賀年之用，同時亦為了提高該唱片的銷量，因為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市民都喜歡在過年時在家中播放喜氣洋洋的賀年歌增添喜氣。

至於為何他們的《財神到》與當年香港流行的傳統賀年歌不一樣，黎彼得很坦白地解釋背後的創作原因。原來他們覺得當時某位電視台的一線女藝員所唱的賀年歌很老套，令他禁不住親自寫一首別出心裁的賀年歌，為賀年歌這個曲種帶來新意。於是，二人便聯手製作了這首生動有趣、很有許冠傑風格的《財神到》。

黎彼得形容自己當時只想「叛逆」一下，純粹寫一首與傳統不同的賀年歌而已，卻沒有想到一曲《財神到》竟然會流行了46年，快將成為一首名副其實的「流行經典五十年」的歌曲，唱了差不多半個世紀。我相信它仍然會繼續是每年過年時位列3大榜首的賀年曲。

《財神到》一直流行其實並非幸運，因為它具備成功和傳世的因素。

首先，它的主角是財神。發財是中國人最想做到的事情之一，否則也不會在拜年時以「恭喜發財」祝賀對方。尤其是在一年之始，人人當然更加希望財神來到自己的家，帶來財富，家肥屋潤。所以，《財神到》在選擇歌曲的主角或主題上已經令它必勝。

第二，《財神到》的調子輕快跳躍，充滿動感。大家聽《財神到》時，很容易會跟着唱起來，身體亦會不期然地隨着音樂擺動。一首歌曲能夠令人聽得心情愉悅，自然會百聽不厭。

第三，每年過年，電視台的賀年節目一定有演員扮演財神派利是的場面出現，連大小商場也會有人扮演財神送紅紙揮春，《財神到》自然就是必然播放的賀年歌。因此，除非電視台不再製作賀年節目，否則《財神到》將會每年都繼續唱下去。